

(清)

张其淦编录
杨宝霖点校

東莞詩錄

陳伯陶書



东莞图书馆



00013050842099

【清】张其淦编录

杨宝霖点校

東莞詩錄



求佳书室印行

东莞文献专藏

点校本《东莞诗录》前言

杨宝霖

东莞历代文学作品，以诗歌为最盛。明祁顺说：

吾宝安诗人，为岭南称首，盖岭南诗派也。唐以前志逸莫稽，自宋及元，诸家相继，皆不失乎源流之正，迨入国朝，气化丕隆，人才益众。其出而用世者，咸能铺张太平，咏歌帝载；而间居巷处之士，讴吟风化，陶遣性情；在在见之。百十年来，声诗洋溢，复有结南园、凤台二社，以大肆其鸣者，于是岭南之派，益大而远，噫，盛哉！

（祁顺《巽川集》卷十一《宝安诗录序》）

明邓云霄又说：

邑之词人墨客，相继而兴，结社台旁（霖按：指道家山上的凤凰台），已百余年，卷帙宏富，往往闽唐而逼汉，海滨邹鲁，地以人重。

（《漱玉斋文集》卷二《凤台诗社重修记》）

祁顺、邓云霄皆莞人。如果以为未免有自夸之嫌，就请看外地人的评论。明香山学者黄佐认为：

东莞时有凤台诗社，则陈靖吉、何潜渊、罗泰为之宗，皆力欲追唐音。

（【嘉靖】《广东通志》卷六十《列传》「七」《人物》「七」《本朝》黄裳传）

清初『岭南三大家』之一屈大均认为：

明兴，东莞有凤台、南园二诗社，其诗颇得源流之正。

（《广东新语》卷十二《诗语·宝安诗录》条）

屈大均又说：

东莞自宋嘉定（一二〇八至一二二四）间，竹隐李先生父子出，东莞始有诗，明兴，东莞伯罗山何公真继之。三百年来，洋洋乎家风户雅。为古体者，以西汉为正朔；今体者，以三唐为大宗。固广东诗之渊藪也。

（《翁山文钞》卷一《东莞诗集序》）

由此可见东莞历代诗歌的重要，和它在广东诗坛的地位。

《东莞诗录》共六十五卷，收诗八百一十五家（张其淦《东莞诗录序》谓诗七百餘家，不确）。诗五千七百三十一首，在广东，一县有诗歌总集者，为数不多。保留历代诗歌作者之众，诗篇数量之多，无出其右。东莞诗坛上有此硕果，得力于一场经历五百餘年东莞历代诗歌总集编录的接力跑。

明正统（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）间，南京礼部左侍郎桥头乡人陈琏编成

《宝安诗录》

陈琏（一三七〇至一四五四）字廷器，号琴轩。桥头乡（今属厚街镇）

人。洪武二十三年（一三九〇）乡荐，历广西桂林府教授、国子助教、许州、滁州知州。在滁州十九年，均徭役，禁横暴，劝桑农，兴学校，当地称为『小欧阳』。官至南京通政使、南京礼部左侍郎。致仕归，于莞城同德街筑万卷堂、桥东草堂，以所藏典籍供士子阅览。卒年八十五。著有《罗浮志》、《桂林府志》、《颍川志》、《永阳志》、《成都志》、《东莞县志》、《琴轩集》等。

《宝安诗录》，是东莞历代诗歌总集的第一部。后祁顺续之为《宝安诗录后集》，而称陈琏所编为《宝安诗录前集》，《宝安诗录》没有刻印，久成佚书，其详情不得而知。幸祁顺有《宝安诗录序》一文，尚可略知其中消息：

乡先达琴轩陈公尝取邑中诗人自宋元暨国初之作，编为一帙，名曰《宝安诗录》。欲梓行之而未果。

明成化（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）间，江西左布政使棠梨涌人祁顺续《宝安诗录》成《宝安诗录后集》。

祁顺（一四三四至一四九七）字致和，号达庵，又号巽川。棠梨涌（今名梨川）人。年十七，景泰元年（一四五〇）乡试中式，天顺四年（一四六〇）成进士。历兵部主事、户部员外郎郎中。成化十一年（一四七五）使朝鲜，却舆马金缯之奉，朝鲜君臣为筑却金亭（亭今犹存）刻《使东稿》二卷（书今犹

存朝鲜)。升江西左参政，以织造违误，降为贵州石阡知府。因有善政，升山西右参政、福建右布政使，弘治十年（一四九七）卒于江西左布政使任内，年六十四。著有《石阡府志》、《巽川集》。

《宝安诗录后集》今已不存，编者祁顺有一段自道，可以窥其崖略：

（乡先达琴轩陈公）歿已三十年，后辈吟咏，皆弗及见，而公为邑名贤，遗稿亦未登录，其将有所待耶？顺不敏，窃慕前辈所为，思有以表见之，乃取琴轩旧编，稍加增损，为前集。自琴轩及今数十人，次第编入，为后集。外郡士夫有为宝安作者，亦因公之旧增而附焉。

（《巽川集》卷十一《宝安诗录序》）

清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稍前，白市人蔡均编成《东莞诗集》四十卷。

蔡均（？至一六八四）字平叔，号二酉。白市人。康熙间诸生。蔡均亲家屈大均《东莞诗集序》云：

昔夫子作《春秋》以继诗，诗虽亡而《春秋》不亡，故《春秋》者，诗之所以赖以不亡也。士君子生当乱世，有志修纂，当先纪亡而后纪存，不能以《春秋》纪之，当以诗纪之。此蔡平叔《东莞诗集》之所以作也。（略）是集也，于宋首纪竹隐，以其不仕元也；于国朝首纪罗山，以其能归命大明也。意良深厚。虽一邑而隐然系天下之重焉。

蔡均是明代遺民。觀屈大均《東莞詩集序》全文，蔡均《東莞詩集》非僅為保存東莞歷代詩作，而以紀詩來寄不忘故國的哀思。所以，當乾隆間文字獄盛行之際，蔡均的《東莞詩集》列為禁書^{〔一〕}。

因《東莞詩集》在清為禁書，所以不見流傳。能知其大概者，賴屈大均《東莞詩集》一序而已。

屈大均《翁山詩外》卷十《贈蔡平叔姻家》詩，有句云：「前輩詩成東莞集，如公著述更從容。」注云：「平叔為九峰先生沈之後，所居東莞白市，近撰《東莞詩集》，表章本朝先輩。」香港汪宗衍先生《屈大均年譜》考證《贈蔡平叔姻家》詩作於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。屈大均《贈蔡平叔姻家》詩注既云「近作」，當成書於康熙十九年稍前。

清道光二十七年（一八四七），茶山鄧淳編成《寶安詩正》六十卷。

鄧淳（一七七六至一八五〇）字粹如，號朴庵。茶山人。林家四代科甲，父大林，官至禮部郎中。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）庠生。兩廣總督阮元修《廣東通志》，命鄧淳采訪莞事，成《東莞志草》五十卷以進，入志局，任分校，增刪明以前列傳。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一），征辟孝廉方正。道光十三年（一八三三）

粤督卢坤聘主龙溪书院。鸦片战争事起，邓淳向林则徐陈善后十策。迨英国强占香港。邓淳集粤绅曾钊等十余人于番禺学宫（今广州中山四路农民讲习所遗址），由邓淳起草《恳严行剿办英夷呈文》，痛金瓯之残缺，愤强梁之入侵，斥英国之罪行。是英国强占香港以后，我国第一篇反抗英国侵略的檄文。道光二十一年（一八四一）四月，英军进逼广州，邓淳与粤绅广办团练，保卫乡土。鸦片战争事定之后，邓淳寓居莞城。晚年，编辑《宝安诗正》。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邓淳在贫病交侵中，与世长辞。年七十五。著作甚多，除《宝安诗正》六十卷外，有《岭南丛述》六十卷、《家范辑要》三十卷、《粤东名儒言行录》二十四卷、《主一斋随笔》十二卷、《乾惕录》二卷、《邓氏征献录》八卷、《东莞志稿》五十卷、《朴庵存稿》十卷、《家谱》二十卷。

邓淳《宝安诗正》今世仅存抄本残本。残存序例、目录、卷一全文，及李觉斯诗等零星篇章。「名为《宝安诗正》。盖取《新语》之言而名之也。」^[1]

邓淳《宝安诗正》例言有云：

诗学所推为大家名家者，一代中无几人，在边省尤难言之，况偏方井邑，生才有限，只得就地取材。果能抒写性情，而不昧于正轨者，辑之以存一方风化。

若夫月露之词，秣纤之句，谀佞之章，无裨于世教，且易荡少年之邪心，故一切

曼声艳语，弗敢滥登。

或因诗以存人，或因人以存诗。盖诗与史相为表里也。

至于外郡士夫有为宝安作者，亦为增附。此为山川增景色，并欲观其人，先观其友也。

读此数条，可知邓淳编《宝安诗正》之旨趣。

邓淳编《宝安诗正》，备极辛酸。他在《自序》中说：「每慨陈、祁二先生之《诗录》不可得见，而故家遗俗，多有文献无征之叹，常劝同人纂辑前诗，以为一邑之掌故。而日迈月征，迄无成局。余年已及耄，精神日竭，老病日增，不得已，草草成书，汇为六十卷，名为《宝安诗正》。」他又在《示子侄书》中说：「宝安诗选之举，断不宜缓。二十年前已蓄此志，但恨搜罗不广。兼之年来困厄亦甚。一切抄工、纸料，所费不少。故极劝同学中力肩其事。积有岁月，依然延缓如故。观此光景，并无可靠之人，余年已及耄，餘日无多，不得已复为冯妇，以了此心愿。（略）余近日选辑《诗正》，旦夕不停，精神耗惫。选诗费神无几，采辑名人评论，费神更多，常有一人之诗，而至三易其稿者。耗力耗财。当此老年苦境，更难胜任。只得竭力向前，断不至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篑也。」邓淳有诗云：

病中检校《宝安诗正》中错误之字

摊书扶病竟忘辛，日日抄胥秋复春。亥豕校讎疑信判，蠹鱼身世简编亲。问心是我犹非我，横议谗人即吉人。养拙长翁应看破，求全之毁任来频。

一百五十多年前，邓淳这位老学者，为保存乡邦文献，在贫病交困之中，不顾耄耋，竭力向前，这种精神，令人肃然起敬！而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，垂暮之年，伶仃孤苦，贫病交逼，青灯独守，资助无人。今古寒儒，同声一哭！

邓淳编《宝安诗正》的地点，在莞城西门马齿巷拾芥园。

邓淳有《癸卯至日感怀，时寓城西尹氏拾芥园》（二首）诗，癸卯，即道光二十三年（一八四三）。第一首颌联云：「愁牵白发三千丈，误堕红尘七十年。」当年，邓淳六十八岁，谓「七十年」，举其成数耳。第二首后注：「拾芥园在马齿巷内。」

邓淳《宝安诗正·自序》末署「道光丁未（道光二十七年，一八四七）兰秋月邑人邓淳谨书于宝安城西之拾芥园」。马齿巷内拾芥园，今不存。其故址，为马齿巷内张屋巷口正对之处。

邓淳编《宝安诗正》，助其搜集故家文献者，为罗嘉蓉。

邓淳有诗，题云：《予辑〈宝安诗正〉一书，得罗秋浦茂才助予搜采各处

遗集，以备选录，书成，赋此纪事，并柬秋浦》。秋浦，罗嘉蓉之号也。

罗嘉蓉《宝安诗正续集·自序》也记叙：「丁未岁，适邓朴庵先生侨寓吾里（霖按：罗嘉蓉所居云根老屋距拾芥园约百步）时相过从。论及《宝安诗录》，先生遂力肩其任，直欲继陈、祁二公而补辑焉。乃命余于各处故家搜求遗集，以备选录。」罗嘉蓉有诗题曰：「与邓征君朴庵先生淳搜辑邑中前人遗诗，编成名曰《宝安诗正》，口占以志」，又有《次韵酬邓朴庵先生》诗有「事关文献诗同辑」句，注云：「时与先生搜辑邑中前人遗诗。」^{〔三〕}是年罗嘉蓉三十六岁^{〔四〕}，正年富力强，邓淳有罗嘉蓉为助手，故成书较速，年馀，即已编成。

清光绪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罗嘉蓉编成《宝安诗正续集》十二卷。

罗嘉蓉（一八一二至一八九七）字载徽，号秋浦。莞城西门人。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）补诸生。终生以教书为业，任教于四乡，晚年讲冬学^{〔五〕}于莞城。同治十年（一八七一）进士、江西按察使邓蓉镜、光绪二年（一八七六）进士、户部主事陈嘉谟皆罗嘉蓉之授业生也。著有《云根老屋诗钞》十二卷。

《宝安诗正续集》存世，只有残缺抄本，藏中山图书馆。罗嘉蓉云：「朴庵先生归道山四十五年矣。此四十五年中，又得若干人遗诗，并前集（霖按：指邓淳《宝安诗正》）遗漏，今始得其诗俱编入续集。」^{〔六〕}邓淳卒于道光三十年（一八

五〇），卒后四十五年，即光绪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。《宝安诗正续集》选诗标准一如邓淳《宝安诗正》，不同者，对于作者，《宝安诗正续集》「有年代事实可考者，备录之，以存梗概，并注某子某孙，以见家学渊源。」^七

罗嘉蓉编《宝安诗正续集》之时，年已「八十有五」^八，幸有助手。罗嘉蓉《宝安诗正续集·自序》载：「斯时助余遍处搜罗者，苏子选楼之力居多，尤为笃好焉。」选楼，为苏泽东之字。是年苏泽东三十八岁。

罗嘉蓉编《宝安诗正续集》，苏泽东为之助，而稍晚之人，却以为《宝安诗正续集》乃罗嘉蓉与苏泽东同编。如张其淦《东莞诗录序》云：「闻苏君选楼与罗秋浦明经有《宝安诗正续集》之辑，他日当借抄之，并录于后。」张其淦又在《东莞诗录后序》中说：「苏选楼茂才与罗秋浦明经于邓朴庵征君辑诗之后，复搜罗吾邑人诗，得百余人。名曰《宝安诗正续集》。」

张其淦的误解，固然由于罗嘉蓉编《宝安诗正续集》，苏泽东为之助，又因前人已言之。邓淳的学生莫焕文《宝安诗正续集序》说：「吾师邓朴庵先生于道光丁未间，手辑《宝安诗正》一书，（略）今吾师归道山已今廿年矣，此廿年中，又有数十人以及从前所遗者，秋浦与同里苏子选楼悉取而编之为后集，以吾师所编为前集。（略）今秋浦与选楼继吾师而续选各诗，不慕盛名，而尤注意

于微贱。」莫焕文《宝安诗正续集序》作于光绪十七年辛卯（一八九一），邓淳卒于道光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，莫焕文作《宝安诗正续集序》时，邓淳卒已四十二年。莫焕文谓「吾师归道山已今廿年」显误。莫焕文记师之卒年已不真，谓「秋浦与同里苏子选楼悉取而编之为后集」，岂可坐实？其实，苏泽东另有《宝安诗正再续集》之编。

民国二年（一九〇三），苏泽东编成《宝安诗正再续集》四卷。

苏泽东（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）字选楼。蚝岗人，居莞城外教场正街。清末诸生，以教书为业。民国四年，陈伯陶修纂《东莞县志》。开局于九龙。聘苏泽东为分纂。晚年开陶昌陶瓷店。民国十六年卒。著有《祖坡吟馆摭谈》，《祖坡吟馆诗略》，为自选之诗也。

苏泽东编成《宝安诗正再续集》，从来没有人提过，幸有残编在。《宝安诗正再续集》仅有苏泽东手写稿本（残本）存世。苏泽东《宝安诗正再续集序》道其编书的原委云：

今秋浦已归道山，继而作古者又若干人，江山文藻，世界沧桑，设不及时搜罗，则茂陵遗稿，几何不见蚀于蠹鱼？改变革后地遭兵燹，人多迁徙靡常，遗书十不获一，采访綦难。然阐幽光，挽坠绪，正吾辈之责，所谓「莫为之前，虽美弗彰；莫为之后，

虽盛弗传。」余固陋不文，詎敢上追巽川先哲？但桑梓耆英，忍睹其风雅之沦亡，没世无称欤？故仅就见闻所及，再续纂之，又得数十人。其中耆旧师友，或有遗闻佚事足资考证者，撰为《祖坡吟馆摭谈》缀之于编。

《宝安诗正再续集》共四卷，收四十九人作品。

经过近八十年几代人的努力，张其淦总其成，经两次编纂，成六十五卷，

至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），始刻成书，名为《东莞诗录》。

张其淦（一八五九至一九四六）本字汝襄，改字豫泉，友人或称之为「寓荃」，晚号罗浮豫道人，又号岭南迂叟。篁村人，中年以后，居莞城松柏高街「寓园」。年二十一，举于乡。旋入广州学海堂为专课生，为陈澧弟子。光绪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会试中式，得病，到下一科（甲午，一八九四）殿试，成进士。入翰林院为庶吉士。次年散馆，授山西黎城知县。光绪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，义和团事起，境内有外国传教士七人为义和团所杀，山西巡抚岑春煊革其职。张其淦回莞，为石龙龙溪书院山长。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起为安徽自治局总办洋务局会办，宣统二年（一九一〇）署安徽提学使。未几，辛亥革命起，张其淦避于上海，隐居不出。民国初，好友朱家宝为直隶督军，聘张其淦为财政次长，辞不就。一九一五年，袁世凯筹备称帝，某权贵求张其淦代

撰《劝进表》，其湊却之。以后张其湊在上海从事工商业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卒于上海，年八十八。张其湊著作甚多，除《东莞诗录》六十五卷外，已刊者有：

《寓园丛书》二十卷

《左传礼说》十卷

《松柏山房骈体文钞》四卷

《明代千遗民诗咏》初编十卷、

二编十卷、三编一卷

《元代八百遗民诗咏》八卷

《五代咏史诗钞》六卷

《邵村学易》二十卷

《洪范微》四卷

《梦痕馆诗钞》十卷

《邵村咏史诗钞》十八卷

《老子约》六卷

《吟芷居诗话》四卷

未刊者有

《春秋教旨》二卷

《读老随笔》十卷

《郭子翼庄偶释》一卷

《孟子学说》十卷

《春秋持平》十卷

《庄子旨归》十卷

《读列随笔》二卷

《寓园文钞》二卷

《紫筠簪杂缀》四卷

还主编《东莞张氏如见堂族谱》三十二卷，斥资刻印《张文烈公遗诗》（张家玉著）、《寒木居诗钞》（张家珍著）。

张其淦不仅著作等身，而且对乡邦文献的保存、流布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《东莞诗录》成书，襄助之功，苏泽东为第一。张其淦能总其成，首先要有邓淳的《宝安诗正》。张其淦用的《宝安诗正》，是苏泽东提供的。苏泽东叙其过程说：

邓征君歿已四十餘年，稿（指《宝安诗正》）犹待梓。余惧其久而失传也，詣邓氏之庐，访其侄孙南坪茂才，借得此书归录副本二：一代豫泉（张其淦字豫泉）太史抄存；一珍藏敝篋中。（略）惜邓氏后嗣式微，汉书代薪，稿复云散烟消，不得。

（《宝安诗正再续集序》）

张其淦在山西黎城知县任内得《宝安诗正》，遂以之为底本，改编为《东莞诗录》。

第一次编于宣统二年（一九一〇），当时张其淦任安徽提学使。张其淦说：「邓征君辑有《宝安诗正》六十卷，（略）吾友苏选楼向其后人借抄，余得是书，宦晋宦皖，无日不在行篋中也。（略）公馀之暇，删其烦芜，芟其累句，得《诗

正》十之六七，编为《东莞诗录》。」其时未得罗、苏二编。

第二次编于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）之前，其时张其淦从事工商业于上海。「苏君选楼茂才与罗秋浦明经，于邓朴庵征君辑诗之后，复搜罗吾邑人诗，得百餘人，名曰《宝安诗正续集》。吾借观之，因采入《东莞诗录》之内。（略）于是《诗录》告成，析为卷六十五。」^九民国十年，刻于莞城所居之寓园（园在松柏高街）。

《东莞诗录》多依《宝安诗正》之例，以诗存人，以人存诗。但对于邓淳「月露之词，秣纤之句」「一切曼声艳语，弗敢滥登」之见，不表赞成。其说曰：

征君论诗之言，可谓雅矣；征君辑诗之功，可谓勤矣。然余犹疑其选择之未尽善也。韩昌黎曰「诗正而葩」，其言最当。思无邪，所谓「正」也；可以兴、观、群、怨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所谓「葩」也。朱子注诗，谓「郑风多淫奔之作」。然则孔子何故不删之，而存之耶？三百篇后，首推《离骚》，美人香草，寓意深远。彼夫文采鸳鸯，合欢裁被；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上接风骚，下至山采靡芜，将缣比素；《玉台新咏》，形管猗与。亦未尝以为流荡忘返而弃之也。且言诗者，以唐贤为正宗，青莲诗仙，少陵诗圣。其所作如「吴宫花草」，「晋代绮罗」，以及《清平》之调，《丽人》之行，「鸚鵡」、「凤凰」之句，「云鬟」、「玉臂」之思，其绮丽为何如？又如义山《无